

書叢小題問會社

種 一 十 第

會社國中的中盪動

著 石 亦 錢



版出局書會協年青

30

書叢小題問會社

會社國中的中邊動

著石亦錢

種一十第

11

版 權
 動盪中的中國社會
 所 有

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初版

著 者 錢 亦 石

出 版 者 青 年 協 會 書 局

發 行 者 青 年 協 會 書 局
上海博物院路二三一號

每册實價大洋伍分 寄費另加

Social Problem Series

No. 11

The Changing Chinese Society

By I. S. Chien

ASSOCIATION PRESS OF CHINA

SHANGHAI

Price: Five Cents, Postage Extra, Aug, 1934

社會問題小叢書

在這變動的世界，每一人對於中國本身的問題和國際的問題，都當有一些基本的常識，以作應付目前嚴重形勢的準備。爲供給這樣的需要起見，我們特編輯小叢書二十餘種，其總題爲『中國與國際』，對於現今重要的各問題，皆作簡明的敘述。書目函索即寄。

動邊中的中國社會

錢亦石

『人是社會的動物，』無論是誰，都不能跳出社會的漩渦，這就是說：不能關起門來做人，對於社會上的一切，總應該過問一下，至少應該睜開眼睛看看。講到這裏，我們就不能不對於現今的中國社會加以注意了！一般說來，凡在中國社會裏過生活的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煩悶和憂慮，大家都深深的感覺到沒有路走。站在『貧窮線』和『飢餓綫』上的大衆不消說是在十八層地獄下掙扎；即是中等的家庭也時時有破產的危險；甚至平常被人們稱羨的學生又感覺到學費來源時受威脅，說不定是今天輟學還是明天輟學，假定『邀天之幸』，領得一紙文憑，也有『畢了業就失業』的痛

苦。總而言之：現在中國是處在動盪的過渡時期中，一切俱無保障，使每一個中國人都會發出一聲低微的嘆息。究竟中國社會現在是一個什麼情形，將來又是怎樣？我們應該依據客觀的事實，把它認識清楚。

一 中國社會的現階段

要明白中國社會現在走到什麼階段，就須略論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依據近代科學研究的結果，證明人類社會以經濟組織為基礎，經濟組織改變了，建築在上面的一切文物制度都跟着發生改變，這就是說，整個社會是隨經濟組織的改變而改變其姿態的。社會經濟組織發展的階段，大概是由原始社會的採集經濟與漁獵經濟，漸漸進到民族社會的生產經濟，漸漸進到封建社會的農業與手工業經濟，漸漸進到大

工業的資本主義經濟，最後則進到否定私有財產制度的社會主義經濟。現在還有一部分人類停留在採集經濟與漁獵經濟的階段，也有一部分人類快走到否定私有財產制度的社會主義經濟的階段，但就整個的世界說，仍然是資本主義經濟的階段。

在目前，中國究竟走到那一階段呢？我們回溯過去的歷史，便知中國早已脫離了原始社會與民族社會而進到封建社會。在周朝時候已經是很完備的農業與手工業經濟。可是不幸得很，從周朝到清朝二千餘年中間，社會經濟竟沒有改變它的『廬山面目』。中國歷史上固然發生過若干次的『風暴』，但其結果只在政治上演出一治一亂天運循環的把戲，至於經濟方面却長期的停留在農業與手工業的樊籠裏，換言之，即是停留在封建經濟的樊籠裏。一直到帝國主義的商品像潮水一樣的湧進中國

以後，中國兩千年不變的經濟壁壘才發生了巨大的震動。鴉片戰爭就是攻破中國舊經濟壁壘的第一炮吧！自南京條約締結以來，允許五口通商，允許內河航行，凡重要口岸皆開闢為商埠。帝國主義經過這些口岸將他的商品輸送到中國內地，輸送到中國農村，把農業與手工業的紐帶剪斷。從前自治自足的農民都變成了商品購買者，購買是要納代價的，於是農民只得以其唯一的出產——原料賣給帝國主義，變成了原料栽培者。這樣一來，手工業就毀滅了，農業也商業化了。自一八九五年中日戰爭之後，允許外商在中國各地開設工廠，允許外資修築鐵路，開採礦山，把亞細亞式的國家點綴得很時髦。老實講，在封建經濟的搖籃裏，已睡着一個嬰兒——資本主義了。

這是否說中國已無阻礙的從封建經濟走向資本主義經濟的康莊大道呢？果真

如此，總是值得慶幸的事。可惜殘酷的事實，證明與此相反。中國儘管在舊經濟壁壘內，產生了資本主義的萌芽，然畢竟還是一個農業國家，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農民仍受封建餘孽——軍閥，地主，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種種慘無人道的剝削，不但農業技術無由進步，就是要求溫飽也不可能。三萬萬以上的農民至今仍陷在封建的殘壘中。這就是說，封建制度的外殼妨害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

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的種子，是帝國主義者帶來的，帝國主義者在統治中國的過程中，用盡了十二萬分的力量，嗾使中國軍閥，延長內戰，幫助地主，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等封建殘餘鎮壓農民，以鞏固其根深蒂固的剝削制度，使農民落在瓦解的封建經濟之泥坑裏，一天天貧窮化，沒有餘資購買生產工具，改進農村生產。在帝國主義助桀爲

虐的情形之下，封建殘餘勢力仍深深籠罩着中國農村，不易剷除。再就城市方面言，絕無僅有的民族工業，受帝國主義在華工廠的威脅，固不用說了；而在封建割據的政局下面，復受種種捐稅的打擊，以致生機不絕如縷，更說不到繁榮。這樣的社會叫做什麼才適當呢？無疑的中國是帝國主義支配下的半獨立國家，封建經濟雖日趨破產，然與資本主義經濟萌芽比起來，仍占優勢。用簡單明白的話說，中國就是帝國主義支配下的半封建社會。這樣的社會，自然是矛盾百出的。

二 中國社會的矛盾

中國既是帝國主義支配下的半封建社會，在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之間的矛盾也是有的。帝國主義向落後的國家進行剝削，最先是輸入工業品到落後的國家，而從

落後的國家中吸取原料，其原料的價值當然比工業品低得多，這就是說，落後的國家輸出原料是得不償失的。可是到後來，帝國主義本國內的農業漸漸機械化了，複雜的機器在耕種上，在收穫上都普遍使用起來，農產品的生產更加多了，其生產過剩的農產品不得不追隨工業品之後到殖民地來找銷路。這樣一來，落後的國家持以交換的原料——農產品，不僅失掉國外市場，而且國內市場也被人奪去，農民受打擊最大，是大眾皆知的，就是靠剝削農民為生的封建勢力亦隨農民之破產而很快的沒落下去。跟隨帝國主義侵略的深入，就決定了封建勢力的命運，這是中國社會矛盾之一。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本來是在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孕育的，但是他發展到相當限度就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帝國主義以其長久的歷史，雄厚的資本，優良的機器，熟練的勞動力與

精密的管理法而製造的商品，自然比中國幼稚的民族工業所製造的商品，成本低廉；加之，帝國主義在半殖民地利用攫取到手的關稅特權，進口貨只納很少的關稅，甚至在中國內地開辦工廠，不納任何關稅，便能通行全國各地；而民族資本家所製造的商品，反受各種的重稅，以致價格提高，不能得到銷路。用國貨的人少，用洋貨的人多，使民族工業無由振興。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這是中國社會矛盾之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須要一個強有力的統一的政府，爲發展資本的衛兵。如取消苛捐雜稅，改進農村生產，以提高農民的購買力與減低工業原料的成本費；統一關稅使商品運輸便利，統一幣制使金融流通無阻，都是民族資產階級夢寐以求之事。要把這些通通兌現，就非打破軍閥割據之局不可。而我國軍閥，差不多是一

個百足之蟲，官僚，政客，買辦，豪紳，都是他的支柱。這就是說，要打破軍閥割據之局，就非推翻整個封建勢力不可。民族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之間的矛盾，亦是不調和的。這是中國社會矛盾之三。可是上述三種矛盾，不是絕對的，這就是說，他們在公共的敵人之前可將矛盾緩和而取得某種限度的一致。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及民族資產階級，都以剝削中國勞動者與農民爲其生存基礎。他們在勞動者與農民蠢蠢欲動的時候，常不惜結成政治同盟採取一致行動以資鎮壓。不過被剝削的勞動者與農民，在枷鎖滿身無法解脫之際，必然要與帝國主義爭鬥，與封建勢力爭鬥，甚至與民族資產階級爭鬥。這是中國社會矛盾之四。在某種意義上，可說是基本的矛盾。這許多矛盾——尤其是第四種基本的矛盾，就震撼全中國而掀起了巨大的波浪，使整個社會動盪不寧。

三 中國社會動盪的姿態

中國這個國家並不是某一帝國主義的殖民地，而是各帝國主義競爭角逐的大市場。所以各帝國主義之間的利害衝突，即反映到中國各軍閥營壘內面而成為連年不斷的內戰，中國在內戰的激流中已過了二十多年。目前的情形更比內戰嚴重，日本已佔領東北四省而進窺華北，英國亦伸其勢力於西藏與西康，法國又擴張到滇，桂。各帝國主義都在厲兵秣馬，會因中國這一塊肥肉爆發而成太平洋上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幸世界大戰見諸事實，中國全領域將無一片乾淨土，至少是日本的鐵騎一定要長驅直入制我死命！即撇開戰時不談，就平時狀態觀察一下，也可證明中國正處在水深火熱之中。自帝國主義侵入中國破壞了農村經濟以後，許多貧困農民都離開土

地，向都市找工作。都市添了一大批勞動後備軍，不啻給在業工人以新的壓迫，工資更加減低，失業的危險愈益增大，於是勞動者與農民就走進火坑了。各地層出不窮的農民暴動，以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罷工風潮，都是他們不能生活下去，挺而走險的結果！中國的勞動者與農民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當然是絕大多數，大多數人經常站在『貧窮線』『飢餓線』下，就是堯舜復生，也沒有法子把這個動盪的社會穩定下去。

先說農民吧！中國農民所受的痛苦，真是『罄竹難書』。二十年來不斷的內戰，砲彈所至，血肉模糊，在這裏無須再述。即幸而免於兵禍，平常所受封建地租的剝削，苛捐雜稅的剝削，高利貸的剝削，差不多無法聊生。益以水旱之災，不得不流為餓殍，甚至演

出『人相食』的慘劇。就是遇到豐年也因為受洋米、洋麥進口的影響，把價米壓到成本費以下。勞碌終年不得一飽，所謂『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即是農民的寫照。在重重打擊之下，原來可以自給的農民，終於將自己生命線的土地，轉移到地主與富農的手中，變為租田而耕的佃農。依據統計，在一九一一年自耕農與佃農之比為百分之四九與二九，到一九三三年則改為百分之四五與三三，可見喪失土地者不在少數，至於原來不能自給者就更不待說了。四面八方的壓力，輻輳而來，狗被逼向知跳牆，農民安得起而自救呢？有的抗捐、抗稅；有的搶米、行劫；有的更投向匪區中去。這是中國社會動盪的一面。

其次，說到工人，自歐戰告終後，脆弱的民族工業，即現出慢性的衰落狀態，於是工

人生活一天惡化一天，罷工運動隨之高漲。依據統計，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六年，共有一二三次罷工事件，其中有關經濟者約占百分之四十七；一九二九年以後，世界經濟危機給中國以更重的打擊，工廠倒閉者日多，工人失業者日衆，其勉強留在工廠內作工者，所得工資不足以果腹，罷工運動頓呈澎湃之勢。就罷工次數說，一九二九年每月平均祇九·二五次，一九三〇年祇七·二五次，到一九三三年增至一二·七五次；就每次罷工參加的人數說：一九二九年每次平均約六二〇人，一九三〇年增至七三七人，到一九三三年增至二千人。除罷工外，尙有其他形式，如請願，示威，怠工……更成家常便飯。從這些簡單的數字，便可看出勞動者的生活如何不安，以及勞動者在飢餓襲來的時候如何掙扎。這是中國社會動盪的又一面。